

连平：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转型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供给能力迅速萎缩，而中国供给体系却发挥了巨大的能量，我国出口逆势增长。长期依托外循环发展起来的制造业是否还需要推进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如果需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转型有哪些有利条件？转型的路径怎么走？本文拟就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01.推动制造业以内循环为主体转型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全球进口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2008年是全球化的巅峰。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的大背景之下，作为主要进口方的发达国家为了自救，纷纷采取“去杠杆”的手段，为了保护本国的就业滋长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再加上“新经济”业态的崛起和国际直接投资（FDI）长期低迷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迅速缩水。2012年至2019年全球出口平均增速只有1.5%，此前20年约为3.6%。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的思潮和政策主

张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活跃起来。尤其是 2016 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逆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国际贸易争端越来越频繁。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大幅受限，全球化进一步受到重创。

2019 年，中美贸易累计下降 14.6%。其中，出口下滑 12.5%，进口下滑 20.9%。特别是该年 9 月，美国对华 3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正式实施后，我国对美出口阶段性降幅达到两位数以上。受此影响，我国整体出口数据有 7 个月环比增幅为负，进口数据则有 10 个月环比增幅为负。以美元计，2019 年，我国全年出口增长 0.5%，增幅为 2016 年负增长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口则下降 2.8%，贸易顺差超过 4200 亿美元。2020 年，我国外贸逆势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3.6%，进口同比下降 1.1%，贸易顺差 5350.3 亿美元，创 2016 年以来新高。

一个时期以来，高额贸易顺差通常成为欧美指责我国贸易政策的理由。这种将全球失衡简化为贸易失衡，又将贸易失衡进而归咎于顺差国责任，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责，使得中国近十几年来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也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遭遇两大挑战：一是海外市场面临收缩压力，二是进口产品和技术，尤其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过去要困难。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68%迅速下降至 2020 年 30%左右的水平。

在逆全球化、中美博弈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一方面，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加工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到周边国家寻求投资发展机会，虽然目前外迁规模不大，但应该引起重视；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 2000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不足 20.0%，到了 2020 年则增长到 77.7%。与此相对应，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从高于 80%下降至不足 25%。

02. 尽管 2020 年出口表现逆势增长，但我国制造业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并没有真正改变。

（一）制造业处在中低端水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引进制造业中相对低端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充裕和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起了极富竞争力的出口产业链。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又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的体系之中，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不过，彼时的中国产品，虽然价廉物美，但由于缺乏原创性以及技术含量低，不少被冠以“山寨”之名。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整体依然处于中低端之列。根据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数据，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 2000 年的全球



第 39 名，上升到 2018 年的第 18 名，表明在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 2020 年 10 月公布的主要反映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准的“全球制造业口碑排行榜 Top10”中，德国荣登榜首，美日并列第 8，中国榜上无名。

《2019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第三方阵前列，以 109.94 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位列美国（166.06）、德国（127.15）和日本（116.29）之后，排名全球第四。若按 2019 年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平均增幅计算，中国还需 27 年（2046 年）追平美国；按制造强国发展指数平均增速计算，则还需 17 年（2036 年）追平美国。

（二）制造业处于分工和专业化下游，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作为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和产业链的最大制造业之国，我国实际上不少产品还是以代加工为主，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较低，并且生产相关产品的核心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动荡导致进口受限，就会对最终的成品造成影响。近年来，尽管不少国内企业在关键核心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距国际最先进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工业增加值率是反映一个国家生产部门投入产出效果的重要指标。当产业分工价值链处于中低端时，工业增加值率也较低。当前，我国的工业增加值率为 3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35%的平均水平，相较于美德日等一流制造业强国更是存在 15 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2020 年，我国出口虽逆势增长，

但快速增长的产品和行业主要得益于“疫情红利”和“宅经济”，大部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体。

（三）制造业“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把“人口红利”这一“利器”发挥到了极致，才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东南亚等国“人口红利”的显现，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而又廉价的优势正在逐步消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占总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最高73.27%逐年下降至2019年的70.72%。从2012年开始，农民工制造业占比持续下滑，到2019年，占比仅27%，已低于服务业11个百分点。

（四）制造业外向型特征明显，受外部影响较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外部环境最为友好的时期。外向型的经济结构的确能够迅速依托外需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增长加快。外部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较高。当外部环境由好转差时，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就不得不面临和经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制造业过度依赖外需，会造成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动权难以有效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受到影响。2020年，我国出口意外逆势大幅增长。从短期看，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疫情红利”消退和“宅经济”明显变化，制

制造业可能会再次受到新的冲击。从长期看，迅速膨胀的外部需求会拖累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使得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阶段性的先机；“一工难求”迅速推高劳动力价格，会在工资刚性效应下削弱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力求向国际分工体系格局高端攀登的后发国家，其国内产业和市场与海外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需要经历从主外到主内的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相对较小，制造业只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才能充分发掘产业规模效益的潜力，实现较快发展。而在缺乏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的条件下，为了打开海外市场，降低定价和用国内市场利润补贴开拓海外市场成为常见策略。当前，我国国内市场容量大幅度扩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不断上升，制造业需要更大力度地转向依托国内市场，来提升国际竞争力。

纵观历史，希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不可谓不多，但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却凤毛麟角。由于这些经济体普遍内部市场规模较小，生产商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等方面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货币当局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御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这

些经济体往往在经历了一时的“起飞”之后，就因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涨、资产泡沫急剧膨胀，而遭遇重大挫折。

对于拥有庞大内部市场的大型经济体来说，能够在外部市场遭遇危机冲击之际，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和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来自外部的冲击和波动，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赢得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优势。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在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同时边际收益减弱，而且会使上述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甚至衍生出更多的短板；有可能导致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长期存在，进而威胁到我国制造业未来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在战略上，制造业应依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开启转型之路。通过国内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和畅通内部经济循环，依靠内部力量补齐制造业短板，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应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努力方向和政策目标。

03.新时期推动制造业内循环具有良好的条件

如果说，“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等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对制造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促使我国制造业必须进行转型；那么多年积淀起来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将推动、支持和保障

制造业由比较依赖外循环向以内循环为主逐步转型。

（一）全球体量最大的内需市场。规模巨大、持续增长的内需市场，可以为我国转型提供不断扩大的实际需求。事实上，自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就开始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扩大内需。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内需拉动型经济，经常项下顺差相对GDP之比已降到国际公认的3%以内的水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有数年超过100%。2020年，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2万亿元，比2019年下降3.9%，但市场规模仍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已经不再简单满足于传统的物质需求，而是朝着含金量更高的物质需求发展，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向以国内高质量需求为导向的转型之路迈进。

（二）全球数量最多的人才资源优势。尽管随着用人成本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的优势已大不如前，但中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资源。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每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550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